



TIAN·DI·REN CHANGPIAN XIAOSHU CONGSHU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攀 岩 世 家

张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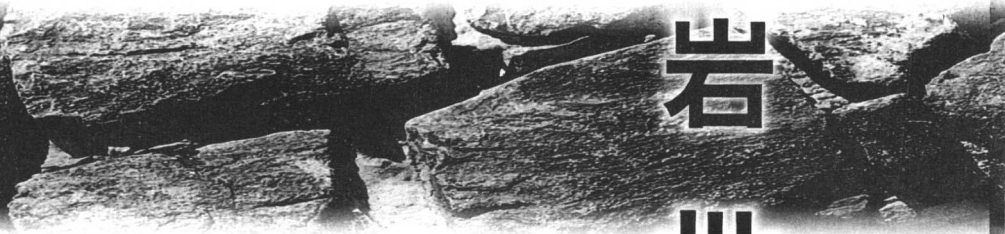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90212060

攀 岩 世 家



张俊山
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攀岩世家/张俊山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10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80611-829-2

I. 攀…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3384 号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攀岩世家

张俊山 著

责任编辑: 刘红哲 张晓黎 **装帧设计:** 杨怀武

美术编辑: 杨怀武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 衡水市红旗印刷厂 (衡水市人民西路 10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20.5 印张 461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3.50 元

ISBN 7-80611-829-2/I·746

第一章

鸡冠岭上升起了一轮红日。它的光线像是被女人仔细漂洗过一样，把三界碑村四周的每一道圪梁每一道洼都给照亮堂了。只是浓浓的炊烟在河床里弥漫着，让人看不清山环里的村庄和村庄边的小溪。伫立在鸡冠岭上的红榆和黄栌等灌木丛林举着茂盛的枝叶承受着阳光的抚摩。叶子已经泛红，红得过于鲜艳，风一吹就要把颜色滴到地上。一条羊肠小道轻轻地搭在鸡冠岭上，一头系着三界碑，一头系着岭南的九龙关。小道油亮油亮的，上面洒着鹅卵状的阳光，仿佛卧着一条大蟒蛇。过了鸡冠岭继续沿羊肠小道走大约三四十步，就上了菩萨栈。这菩萨栈横在半山腰，上面是壁立千仞的翘头嘴，下面则是三十多丈高的悬崖，崖底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峡谷，峡谷里生长着古茂苍苍的原始森林。菩萨栈宽的地方两丈有余，窄的地方七八尺，同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老远望去，像是给这座顶天立地的红仞系了一条粗粗的腰带。眼下是秋八月，正是花坡的季节，满山的黄栌红榆红成了一块，恰好与挺拔巍峨的山色相衔接，火一样多情，火一样热烈。

一支唢呐曲传来，立即芳林寂静，百鸟哑音。从岭南的丛林里走来一哨人马，先是露出几颗人头，头上箍着白羊肚



子毛巾，他们每人手上执一件乐器在纵情恣意地发挥着，吹的吹，打的打，配合得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接着是四个后生抬着一顶花轿跟在后面，再往后是四匹红色鬃毛的骡子，鞍子上摇摇晃晃绑着不少的东西。紧说着，这哨人马就转过一座驼峰，浩浩荡荡地攀上菩萨栈，穿行在茂密的丛林中。

眼前这座山，挺拔而且高大，笔直的山体红格莹莹的，太阳光一照，越鲜艳亮，一尘不染的样子。覆盖小路的黄栌和杜鹃的叶子在清风中哗啦啦地响着，像是在这为这支迎亲的队伍捧场喝彩。空中飘着白云，一骨朵一骨朵的，像牧场上的一群绵羊。菩萨栈随着树叶的喝彩，随着云朵的飘移，随着优美的唢呐声，仿佛也在起伏荡漾。走在前面的刘家突然说：三千，你咋不趁着这曲儿给咱唱上一段哩？三千猛地回了一下头，说：唱就唱，我怕个甚。他一边允着，一边清了清嗓子唱道：

红格莹莹的山来，
蓝格莹莹的天，
山那边娶来个嫩娇莲。
娇莲是我个十八岁的妹哟，
哥哥我今天好喜欢，
好呀么好喜欢。

.....

猫眼儿喝道：三千，快别唱啦，你肚里没正经曲儿，尽是一些酸曲儿，一出口都把人的牙酸倒啦！刘家正经地说：三千，你是不是把辈分给排乱啦？人家一下轿跟五爷拜了天地，你就得叫婶子哩！三千说：管他婶子不婶子哩，我三千现在愿意



叫甚就叫甚。黄羊说：都别嚷嚷了，看惊醒了金木沟里的大蛇。一听这，人们马上止住调笑，疾速穿过菩萨栈，攀上了鸡冠岭。

坐花轿的女人起初被颠得晕头转向，她几次想骂这些后生几句，但都忍了。刚才听了那个叫三千的唱的歌，像是受了感动似的，不禁乱了方寸，脸上火辣辣的。她伸手擦开了挂在轿门上的提花帘子，掀起头上蒙着的红盖头，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前面两个后生的上半身，可惜只是个后脑勺和黑肩膀。女人把目光移开，看见的却是列列青峰条条沟壑。女人抬起头，被悬挂在万丈红仞之上的水一般明媚的光线刺痛了眼睛，身子不禁翘起了一下，正好将全身的重量压在了前面黄羊的肩上，黄羊猛一回头，正遇上女人的目光，黄羊的心咯噔就是一下，肩上的杠子险些脱落下来。三千觉出了不平衡，嚷道：你们在前头日鬼甚哩！跌了轿摔坏了新娘子，你们能赔得起人家一根脚趾头哩！女人这才急忙松了手，帘子哗啦一下落了回去。

轿子过了鸡冠岭，就是一溜下坡。黄羊回头看了一眼，见帘子仍然垂着，就说：婶子，你可坐结实了，轿子要下坡了。三千一听，鼻子里哼了一声，酸不溜丢地说：哎哟，我说黄羊，这可就讨好上婶子啦，啊！刘家说：三千，你眼红了是不是？那你赶快叫我个叔叔，等我也给你娶个花花婶子来。三千说：谁稀罕！他们三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尽情调笑着，只有猫眼儿不言语。他们热闹了一阵子，就静下心来走路。女人又一次撩开帘子揭开盖头看前面的两个后生，却分不出哪个是刚才叫婶子的黄羊，只看到汗豆豆载着鲜活的阳光在他们的脊背上流淌。吹鼓手又吹打起来，女人将目光移向了远处。这次她看到了梯田，看到了河流，甚至还看到了远处的村庄。



这坐轿子的女人是岭南九龙关的仇氏，小名叫作长腿，比将要与她捉对配双过日子的五爷张天瑞大三岁，今年刚好十八岁。女大三，抱金砖。三界碑村的人们都用这句话来恭惟五爷，盛赞他干爹张彪的仁德，不惜花重金给干儿子娶媳妇，还要排排场场地办喜事。

长腿算得上一个俊人，加上她是第一个从岭南娶来的女人，人们就更加珍视。今天，长腿头上盘着发髻，穿着红夹袄绿裤子绣花鞋，在正午的光线里一站显得玲珑剔透。人们看着她从花轿上下来，看着她跟五爷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公婆又互相拜了，看着她被五爷用红绸子牵进了洞房，一直到没得看了，依然不舍得离去，都站在远处观察她，像是她的卫兵。

啧啧，多俊的一个人！

哎，你看是不是腿太长了？

是长，人家就叫长腿。

哎，脚也大。

人们这样谨慎地议论着。

一切繁琐复杂而又必不可少的礼仪过后，剩下的便是洞房里头的那点事了。

下午的时光一晃而过。刚十五岁就做了新郎官的五爷把属于他了的媳妇长腿背进了洞房之后就没了踪影，直到一钩弯月挂上了河边的树梢，主事的人才把这事报告给张彪。张彪坐在济世堂的太师椅上，手抚着银髯，吩咐家人道：快去把五爷找回来见我。工夫不大，五爷泥猴儿一般站在了张彪的面前。张彪一看就生了气，原来五爷头上那顶瓜壳帽上的红缨早已不知去向，身上的礼袍也被弄得歪歪扭扭脏脏兮兮，脸上的汗渍一道道的，不成个体统。张彪叹了一口气，



说：你都跑哪儿去了？今天给你娶来了媳妇，你知道不知道？五爷见爹生了气，忙倒身跪下说：爹，孩儿错了，我这就回去。张彪喝道：起来去厦房里把脸洗干净，吃点东西再回房去。五爷答应着起身出去了。张彪摇摇头对白氏说：你瞧瞧，这孩子玩心太大，竟拿婚事当儿戏，真让人操不完心。白氏却坦然地说：从今往后就有人管教他了，还用你操甚心哩！张彪想了想，说：也是。说罢，便回里屋睡觉去了。

五爷在厦房里胡乱洗了一把脸，便推门进了洞房。洞房里弥漫着红彤彤的光线，差点把五爷的眼睛迷出泪来。他见长腿在炕沿上一动不动地坐着，灯台上的红蜡烛放射着光芒，灶膛里的劈柴还在毕毕剥剥地爆着火花，便说：你还不睡，干坐在那儿做甚？长腿扭过脸来看看五爷，羞答答地说：等你哩。五爷愣了一下，借着烛光仔细看了长腿几眼，顿时看了个目瞪口呆。白天，五爷只注意长腿穿的红夹袄绿裤子绣花鞋了，并没有仔细看排面。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跟女人在一起，而且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女人释放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味道，五爷觉得有些头晕。他走到炕边，把身上的礼袍脱了扔到炕沿上，一把拉住长腿的手说：你真好看，中午你下轿的时候我咋就没看出来哩！这时候，五爷觉得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不是从九龙关来，而是嫦娥下凡。他产生了某种欲望。此前一个时期以来，五爷曾多次受到比他年长的男人们的教唆，说是娶了媳妇的头天晚上就得跟她亲嘴，就得跟她睡一个被窝，还要跟她如何如何。眼下女人就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还让自己捉着手，眼里放射出一束束光芒，女人身上的怪味也来刺激他的感官。五爷的身心飘逸起来，浑身的骨骼都变得酥软，好像非马上依附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不可了。



长腿把脸躲到一边，顺势推开五爷的手说：洗去。长腿给自己的男人下了第一道命令，听口气异常坚决。

五爷愣了一下，继而好像是听懂了女人的话，便恋恋不舍地松开长腿那只酥嫩酥嫩的小手，移开身子趑到门后，哗啦啦地从瓮里舀出一瓢水倒在洗脸盆里，把手伸进去撩着水猛往脸上浇，后来觉得不解气，干脆把整个脸都埋进水里，咕嘟嘟地吹起了泡泡，闹出了天大的动静。五爷依稀记起，连日来只顾忙于操持婚事，东奔西走的，没洗过脸，刚才又被一伙人请去在树上使绳子掏鸟蛋，眼窝耳根沾满了污垢，女人嫌弃了。五爷心想，女人真怪，莫非世上女人在新婚头一夜都要求自己的男人把脸洗干净哩？五爷一边想着，一边毫无怨言地把脸及其脖子搓洗了个仔细。新婚头一夜说甚不能让女人扫兴。

长腿见五爷拙手笨脚洗脸的样子，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忙把脸扭到了一边。五爷过来扳住女人的肩头，想把女人的脸正过来。可是，他却听到了女人的声音，说：洗去！长腿给五爷下了第二道命令，听口气仍然异常坚决。

五爷又是一愣，继而他听懂了女人的话。他第二次松开放在长腿肩膀上的手，移开身子趑至门后，一只手端起刚才洗脸洗下的那盆脏水，一只手拉开门闩，哗地一声泼到院里的石榴树下，回来闩好门，重新舀了半瓢凉水倒在盆里，自己拉一条板凳坐下，扒掉鞋子脱掉袜子，将两只大脚伸了进去。

长腿见了，又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说：锅里有热水，光用凉水洗不凉呀！长腿说着话，身子却没有动。五爷这回多少有些不高兴了。他拿目光在女人的身上扫来扫去，上下打量了一阵儿，心想，她是在欺负人哩。当初我就不同意娶这个大



媳妇，干爹干娘硬给做了主。村里人也都说女大三抱金砖，日后我五爷要交好运哩。狗屁！进屋都半天了还没让上炕，更别说挨她亲她哩。头一天就这样指派人，日后不让她吃了才怪哩！日他娘的！我五爷在三界碑横竖也是一条汉子，在同龄人中也是一个数得着的人物，现在居然受这个女人的摆弄，要是让外人知道了，我五爷岂不落价掉份儿遭人耻笑！可是，五爷转而又想，也罢，女人毕竟刚娶进屋，炕上铺的全是新被褥，不洗干净手脚头脸咋行？一黑夜不就给滚沾脏了！

五爷低下头十分仔细地看看泡在水里的脚丫，见指甲长了，指甲缝里积满了黑垢，自己也觉得恶心，便用手指嘎嘎地往外抠。抠完了，把脚片子提出来放在盆沿上晾着。长腿见五爷没有准备擦脚布，又念起刚才没起身给五爷舀热水，心里怪不好意思的，便从炕沿上出溜下来，拿起一块净布走到五爷身边递过去，说：给你，先把脚上的水擦干净。哎哟，养那么长的指甲做甚！还不快铰铰。说着又去找剪刀，找了半天没找着，就说：算了吧，赶明儿再铰吧！

这时五爷已经穿好了鞋子。长腿将脸盆端起，走到门口顺门道眼将水倒了。五爷长出了一口气，看着女人袅袅婷婷的身子和粉嘟嘟的脸蛋儿，还有那肉妞妞的肩膀圆鼓鼓的胸脯圆溜溜的屁股蛋子细长细长的两条腿，一切都是那么受看。尤其是那两条腿，难怪要叫个长腿哩。五爷看得两眼发直，愣愣地站在炕沿跟前，只见长腿从瓮里舀了凉水，又舀了锅里的热水对上，用手试了试凉热，然后走到炕沿跟前，一欠身坐了上去。五爷不解其意，回头看看长腿，但又不肯再去接触长腿的身体，问道：你这是做甚？长腿说：洗去！她给五爷下了第三道命令，口气同样坚决。

这回五爷可没有乖乖地朝脸盆走去，反而猛地扭回身死

采
采
采攀
岩
世
家

死扳住长腿的肩膀，几乎是在吼了：你叫我还洗甚？我洗了脸洗了脚，你还让我洗个鸟哩！长腿没有言语，身子也一动不动。她觉得五爷岁数比自己小，力气还是蛮大的。五爷的手指已经掐到肉里去了。长腿说不上是疼痛还是痒痒。她没有躲闪五爷的威逼，而是把脸扭了过来，正巧二人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像是击起了一串火光。五爷在长腿的脸上发现了两朵红晕，一股香气在他的鼻子底下冉冉地漫游，继而滑进了他的鼻孔。五爷几乎要就此打一个或一连串响亮的喷嚏。数秒钟之后，这个喷嚏终于没有酝酿成功。但五爷身上的血液全都在一个地方汇合了。这汹涌澎湃的暗流在五爷身上游行，促使着五爷的身体在迅速膨胀，在茁壮成长，在走向爆炸。五爷急促地呼吸着，就像金木沟大峡谷里刮起了风。五爷不再顾忌，似乎有了动作的勇气。他松开手，窸窸窣窣地脱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胸脯已经亮了出来，绑裤腰的红腰带也已经脱落于地。长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东西，便把脸扭到了一边，严厉地说：你不去洗，就头朝那头睡去！光着上身半蹲在炕上的五爷听了长腿这话，顿时僵硬成了一尊雕塑。

灯台上的红蜡烛燃尽了，长腿过去续了一支，屋里又充满柔和的光线。五爷悻悻地躺下用被子蒙住了头。长腿端起脸盆放在木制的盆架上，先洗了脸，又一件一件地脱去身上的衣服和裤子，露出了瓷白瓷白的胸脯和臀部。五爷正好掀开被子换气，被他看在眼里。长腿像一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五爷的眼睛。长腿旁若无人一般蹲在盆沿上，用手撩着水将下身一遍一遍地洗了，然后又净了足，这才披衣上炕，掀开绸子面被子躺了进去，正好给了五爷一个冷脊梁。

目睹了眼前这一切，五爷像是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从前，五爷曾经听说过种种关于洞房里的花花事。但今天



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切他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比干爹第一次领他攀登金木沟驴槽渠时还要惊心动魄。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六神无主。他手足无措。刚刚扬起的风帆迅速降落下来，浑身所有鼓动的部位又都恢复了平静，仿佛山谷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五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混沌，语言化为乌有。

五爷离开近在咫尺的女人，下地坐在燃着木炭的灶膛前。木炭在灶膛里毕毕剥剥地炸响。窗外起了风，打着新糊在窗棂上的毛头纸扑扑直响。烛光摇摇曳曳的，洞房变成了一条浮摇不定的小船。一声类似于夜莺的鸟鸣在屋外的夜空一划而过，穿透了薄薄的窗纸或是厚厚的石墙，把洞房里的空气激荡起来。五爷打了一个冷战，头脑清醒了许多。他似乎觉得自己现在应该发一通火，从地上蹦起来蹿到炕上掀掉女人身上的被子，然后骑在她身上为所欲为；或者干脆不理她，离开这个屋子找干爹和干娘告她如何如何；或者找黄羊去，在黄羊的厢房里睡觉，永远不再回来。

炕上传出嚶嚶的哭泣声。声音虽小，五爷却听得真真切切。听到这声音之后，五爷几乎要颤栗起来了。五爷往起站立，大肥的裤子险些从腰间滑落下来，他忙用手抓住，趿拉着鞋走近炕沿问道：你睡便睡，哭个甚？长腿没有立即回答，娇小的身躯在被窝里一耸一耸的，看上去怪可怜的。过了一会儿，长腿露出半个脸来，说：我没让你洗脸没让你洗脚，而是让你洗……洗……长腿终于没有说出下边的字来。五爷却恍然想到了自己裆下的那件东西，便撇下长腿急急忙忙地弄水去洗。然而，当五爷小心谨慎地把那东西放进水里的时候，刚才还生机勃勃的物件已经软得像面条似的，一点生气也没有了。无论五爷百般摆弄抚摩全都无济于事，几乎就要化在



水里了。

长腿在一边看得真真切切，终于忍俊不禁，又扑哧一下笑了，说：到底还是个孩子。五爷听女人这话有些别扭，马上反驳道：孩子咋啦？你是大人却做了我的老婆。长腿不再跟五爷理论大小，催促说：快上炕来，看晾着肚。五爷怯怯生生地从水里提起那件东西，毫无勇气地走到炕沿跟前。还没等五爷站稳脚，就被长腿一把拽上了炕，不由分说地裹进了她的被窝。



第二章

三界碑村从长腿的进入开始了新一轮的辉煌。

整个秋冬季节再加上第二年的春天，三界碑全村上下各色人等似乎都拥有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情绪。黄羊跟往常一样腰间掖着一条口袋进山掏五灵脂。猫眼儿扛着他的那杆长筒子火枪在山里寻猎，有时能寻着一头獐狍狐兔之类，有时则连麻雀也碰不着，但他绝不空手而归，随便逮几只蚂蚱、蝎子之类穿成串带回家去，放在油锅里一炸，奇异的香味就溢满了三界碑村的街巷。四方眼整日不着家，不是去东庄看戏就是到西庄听瞎子说书，广泛搜集社会新闻，增加知识阅历，锻炼自己的舌辩之才。历来不思农耕不务正业不守家道家法的土蚕，据说也去青杨树上了私塾，念起了圣贤之书。屠户忙完一天的杀事，总是等到黄昏才到河边磨刀，而且嚓嚓地把动静闹得很大，惹得前来担水的人们驻足看他。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三界碑村的孤儿三千也不再在大街上调戏别人家的婆娘，偶尔也干一些自食其力的营生，即使有时候吃不饱肚子到甘陶河两岸的村庄沿街行乞，也不再采用卑劣手段强夺豪取。三界碑这个地处千峦万壑叠嶂丛生的太行山腹地的村寨，宛若一个金豆豆，无论是红格莹莹的山



上，还是绿格莹莹的水中，到处都闪烁着瑞气祥光，显示着文明和富裕。

三界碑的领土数十平方公里，四季分明，数十户人家，人丁兴旺，男精女能。前川后掌，良田百顷，桑榆遍地。东西南北，四至清楚，经纬分明。布衣百姓，晨起昏卧，有条不紊。雄鸡司晨，良犬护院，恬静祥和，情调缱绻，有展示不尽的脉脉温柔。

然而，矗立在三界碑四周的万丈红仞，悬挂着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这要数东南方向的鸡冠岭和翘头嘴为最奇。从金木沟掌至翘头嘴顶端，高约八十多丈，共有三层组成。底层是森林浩瀚阴森可怖的金木沟，老林之中狼虫虎豹诸多野兽昼伏夜出，苍鹰鹞子等等猛禽日出夜归，很少有人敢独自在金木沟里行走。二层就是菩萨栈了，从底层通往菩萨栈的唯一通道是一条隐于崖壁之间的渠沟，直上直下的样子，恰似一具驴槽，人称驴槽渠，獐狍狐兔之类的动物根本无法攀登。驴槽渠宽约六七尺，高约二十多丈，两壁之上生长着茂密的柏树，它们的根全扎在岩缝深处。经过漫漫岁月凄迷风雨的侵蚀风化，在每一丛柏树的根部都形成一个大小不等的平台或洞穴，供一种专吃柏树叶的鸟类居住栖息。这种鸟在当地被称做催生虎，实际上它就是书上说的寒号鸟。催生虎生长着一双肉翅膀，但它不擅长飞翔，而擅长用两只利爪攀岩爬行。它的形状与蝙蝠相仿佛，大约一尺多长，口吻突出，两排利齿，小耳朵，大眼睛，样子古怪，性情懒惰，睡觉时常常倒挂在树枝上或岩壁上。说来也怪了，这种名叫催生虎的鸟类冬天身上光光的，一根毛也不长，整天在山洞里呆着，非等到太阳升得老高了才肯出洞觅食。然而，到了夏天，它的身上却长出厚厚的一层绒毛，让人咋看咋不舒服。只有一



点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它的粪便可以入药，通称五灵脂，据说是治疗妇女病的一味良药。也有人把催生虎混同于鼠类的。千百年来，这种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上的生灵，竟给人类提供了一条生路，专门有人以此为生，于是，也就衍生了像本书所记载的攀岩世家。

从驴槽渠攀岩而上便是菩萨栈。相传隋炀帝杨广之女南阳公主因不满父亲的黑暗暴政而弃家出走，继而削发为尼。她游历名山大川数年，历经千辛万苦，寻找修身养性的仙境而不得。公主叹道：天下虽大，却无处立身，真乃天地之不幸。这一天，公主一行众人来到了鸡冠岭，环顾四周，只见列列青峰，沟壑纵横，山势挺拔，苍松翠柏，遮天蔽日，清清山泉，川流不息。再看南山，壁立千仞，高不可攀，山高云低，风流云散，鹤鸣鹰飞，更是千种风景万般清幽。公主便下令在此兴建行宫。转眼间，一座气势恢宏的华丽宫殿倚山傍谷而立，山门就建在了鸡冠岭上。顿时，幽幽青山之间升起了团团山岚水雾，缕缕祥光紫气。谁知到了晚上，公主刚刚就寝后殿，忽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鸡鸣，其声高亢，犹如怒吼。再听则是凄楚婉怆，令公主不忍再听，忙传来御师询问，方知行宫的山门正好压在一条鸡脉之上。公主听后不由一惊，方知此地早有仙家居住，便下令起驾北上，在距此约五十里地的苍岩山重新修建了行宫，立身修行，普度苍生。菩萨栈便因此而得名。

站在菩萨栈仰面望去，只见一面红仞直插云端，犹如宝剑出鞘，临空而立。从此而上至翘头嘴顶部高六十余丈，大约在中间位置有一山洞。据目测，洞口有两三丈宽，一丈多高，究竟这洞有多深，不得而知。在洞口的四周，同样生长着簇簇柏树，经常见催生虎出入。可以推测，此洞之中肯定有



取之不尽的五灵脂。只可惜，从张彪开始直至五爷黄羊，祖孙三代历时三十余年，仍没有征服此洞。有许多外地冒险家也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几十年间，共有三人梦断此地，碎尸谷底。因洞口宽大，洞深无底，又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常听到轰轰隆隆的风声从洞里传出，与金木沟大峡谷的林海涛声相呼应，所以，此洞被人称做老风洞。

然而，征服老风洞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黄羊的父亲张天祯继其父张彪登上驴槽渠之后，又在老风洞的右侧找到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看上去只是一条蚰蜒一般细而长的岩缝，攀援而上，恰似一架云梯，约一百步，所以，又被称做百步上天梯。走完这一百步的历程，花去张天祯近二十年光阴。然而，当他坐在百步上天梯顶上，发现仍是坐在半山腰，离老风洞还有七步之遥，离翘头嘴仍有三十多丈。但是，无论向上还是向左，都已经无路可走。张天祯只能望洞而兴叹了。

最后向老风洞发起挑战的是张彪的干儿子五爷张天瑞和张天祯的儿子黄羊。他们从上天梯顶开始征服最后七步路程，并把这七步称做七步断魂崖，发誓一定要从此经过进入老风洞，哪怕是粉身碎骨。为了这个誓言，他们准备抛弃一切。

从驴槽渠到菩萨栈，从百步上天梯再到老风洞，一路上铺满了钱财，那就是取之不尽的五灵脂。为了取得这钱财，为了显示男人的胆略、气魄和力量，这悬崖红仞便成了竞技场，成了大擂台，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这年春三月初三日，把文明之火引入三界碑并亲手在此创下千古伟业的张彪，因年事已高，在主持了最后一次祭山活动之后，正式宣布他将中止攀岩活动，将所用过的攀岩工具传给了他的干儿子张天瑞，其中包括六十丈老绳，一丈二寸长的纯铜挠钩，六六三十六枚铜钱，几块黄蜡等。传授仪

